1960

圣-琼·佩斯 (法国)

“那振羽凌空的气势和丰富多采的想像，将当代升华在幻想之中。”

——获奖评语

【小传】

圣-琼·佩斯 (Saint-John Perse, 1887.5.31—1975.9.20)，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兼外交家，原名阿历克西·圣-雷瑞·雷瑞。生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上，这个岛直到 1946 年才成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父亲是种植园主，当过律师。佩斯幼年时受一个印度妈妈的哺育，11 岁时被送往法国本土，先后在波城与波尔多接受中等与高等教育。1910 年毕业于波尔多大学法律系，1914 年入外交部，从 1916 年起，佩斯先后任驻上海领事、北京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法国外交部长的亚洲事务顾问，法国政治家白里安的私人秘书、总理外交办公室秘书、外交部秘书长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佩斯反对维希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妥协，被当局免职。次年，他移居美国，任国会图书馆法文顾问。战争期间，他还担任罗斯福总统有关法国事务的顾问，因而被当时的法国政

府取消了国籍，没收了财产。战后，他仍留在美国从事创作活动，并进行哲学、历史学、地质学、考古学与音乐等方面的研究。在此期同，多次到世界各地施游，直到 1957 年返回法国，翌年结婚，定居南部的日昂半岛，1975 年逝世于吉尼斯。

早在大学时代，佩斯就开始了诗歌创作活动。1911 年首次以“圣-琼·佩斯”的笔名在法国出版抒情诗集《赞歌》，这是一部明显受象征派诗歌影响的作品，它没有为评论界注意。经过一段长久的沉默，于 1922 年发表长诗《远征》。这首诗在 1930 年被艾略特译成英文，引起一些英语世界著名诗人的注意，但读者仍寥寥。又是一段冗长的沉默，佩斯在流亡地美国出版了诗集《流亡》（1942），该诗集获 1950 年美国学院大奖。继《流亡》出版的《雨》、《雪》（1944）长诗，通过自然现象的描绘，形象地比拟了当代人类遭受的灾难，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痛苦的评述，深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炽热的感情。这两部诗作被誉为二次大战中最杰出的诗作之一。它们为佩斯赢得声誉，美国《七星笔记》刊物曾特地出版了向佩斯致敬的专号。此后，佩斯又出版了《风》（1946）、《航海标志》（1957）、《鸟》（1962）等诗集。1958 年，佩斯因他全部诗歌的成就获国际诗歌大奖与国家文学大奖，1960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佩斯以“诗人的诗人”而著称。因为他在长期的业余诗歌创作生涯中，从未拥有与他声名与艺术成就相称的读者群，他被 195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称为“一个艰深难读，或者对大众极少乃至毫无影响力的法国作

家”。他受到世界文坛精英的推崇，194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纪德，194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等是他的知音。他的作品还被法国一小批诗人奉为“瑰宝”。这被称为“佩斯现象”。然而，我们透过这一文学现象，可以看到佩斯作为一个诗人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生活中悲剧的深刻认识，对现存社会发展的忧虑，和他的艺术家的良知。他是在很高的层次上成为法国民族精神的化身的。

【颁奖辞】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出现了一位不同凡响的名人，当初他曾以好奇的心理推荐自己。圣一 琼·佩斯便是这位诗人的姓名：在社会上，他以阿历克西·雷瑞为名，驰誉国际外交舞台。因此，他的生活可分为两部分：外交官阿列克西·雷瑞，诗人圣一 琼·佩斯。这种国际性的多才多艺，及伟大旅行者精神风格，都影响着诗歌的主题。他的诗集《喜庆童年》以眩惑耀眼的意象，唤醒金色黎明的童年回忆。他从中国带回的一卷史诗《远征》以想像形式叙述深入亚洲沙漠的一场神秘战争的探险。同样地，以极度晦涩的形式，糅合了圣经词句与亚历山大韵脚，把韵文与散文汇成一条圣河，这可以从《流亡》（1942）、《风》（1946）等诗集中找到。此两部诗集写于美国。《航海标志》（1957）则歌颂大海、权力的永恒支配者及文明的最初摇篮。

的确，这些奇特的诗作综合着形式与思想，但是他的作者并非不可接近。他的主要目的乃是希望表现人类，捕捉所有的多样性与联贯性：希望叙述人类，永恒的创造者，一世

纪又一世纪地面对本性永久反抗的奋斗。他那逼真风格无限华美的叙事诗是知性的需要,他的隐喻乃借鉴自所有流派,所有时代，所有神话、所有风格，正因为如此，他的叙事诗使人联想起那些流泻出和谐音乐的海贝。这种宽阔的想像就是他的力量。圣一 琼·佩斯为同时代人类带来普遍的讯息。有人更进一步认为他以特有的方式发扬光大了法国诗艺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古典主义的修辞传统。总之，颁授这项荣誉给他，更能确认他在文学界拥有的地位。他是诗坛的伟大领袖之一。

——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致答辞】

我现在接受了人们对诗的敬意，因此我急于想把它归还诗中。诗能够得到荣誉并不是寻常的。我想大概是因为诗与隶从于物质的社会活动之间的距离加大的缘故。然而无论是科学家或诗人，在此给予荣誉，是没有利害关系的想法。至少科学家和诗人不是水火不容的兄弟。因为他们同样是在深渊中遭遇同样的问题，只是其研究的方式不同而已。根据理论推测的思想与诗的飞跃，何者能到达更远的地方？科学开拓蒙昧的原野，其国境线拓展得再远，在成弓形发展的国境线那边，仍然可以听到诗人之猎犬的声音。诗人凭借着存在运动本身所传达语言的力量，要将自己托付科学所不能及的某种超现实之中。

以认识形态而言，诗首先是生命的形态，而且是完整无缺的生命形态。在神话崩溃后，神的灵魂隐蔽所，或者应该说它继续乘坐的马就成为诗了吧！在古代，担面包的队伍必

须让路给拿火把的队伍，而今日的社会秩序或人类之中，人们追求光明的热情，也是以点火来表示。诗不是尸体熏香师的工作，也不是装饰师的技术。诗既不养珠也不卖人像或徽章。而且无论是怎么样的音乐祭典，诗也无法满足它。诗与它旅途中的最佳盟友美结盟,然而它一点也不是以美为目的,为唯一的食粮。生来就认识艺术随而爱上艺术,无法抗拒。诗是行为、是热情、是力量，能够使境界线不断地更新。诗包括了所有的过去与未来，容纳了人类以及超人的事物，囊括了地球的空间与宇宙的空间。人们所抱怨诗的晦涩并不是诗本来的性质（诗本来的性质是明朗的）,诗的表现总是禁止暧昧，其要求之严格并不亚于科学的表现。

诗人对我们而言是和存在的永恒性与统一性保存联络的桥梁。而他的教训是乐观主义。对他而言，一个和谐的法则可以支配全世界。他的时代所发生的任何戏剧并非都和他无缘。为了在这个时代生存，他向万人详细地剖白！总之诗是伟大而新鲜的，在此等待接受新的感动。如果放弃的话，则生存这个时代的光荣到底要让给谁呢？在这个世纪中，唤起更适合根本人类的人类状况。重要的是让集合的灵魂更大胆地与世界上灵魂能源的循环结合起来。面临核能，诗人的泥土足以照亮他的目标吗？是的，如果人类记住泥土的话。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如果没有愧对该时代的意识，便足够了。

——圣一琼 · 佩斯

【诗选】

（组诗选译）

赞　　歌

1

肉在野风中烘烤着，调味汁已预备好了，
而烟活泼地回到路上，赶上行路的人。
那时，一个梦游者，两颊污浊
从一个古老的缀着强烈、诡谲而又亮丽的条纹的梦里走了出来，
被汗珠装饰着，朝着肉的香味，
他向下走去，
像一个懒散的好人：他的帆布衣、内衣和他的发都散乱着。

2

我爱一匹马——它是什么呢？——它确是直直地望着我，在它的鬃毛下。
它的鼻孔的两个富有活力的孔穴是两个看上去很漂亮的东西，在每一个富有活力的孔穴上面都有一只鼓起的眼睛。
当它奔跑时，它出汗了：那就是闪着光泽！——而我把那一个个明月压在它的肋部，在我童稚的膝下。……
我爱一匹马——它是什么呢？——有时候（因为动物熟

悉什么样的力量会引起我们的赞美）
它向它的神祇昂起青铜的头，喘息着，鼓起脉网般的纹路。

3

自负的韵律降落在红色的小山上。
海龟在海峡里翻滚着、像黝黑的星星。
停泊处酿成了一个充满孩子头脑的梦。……
做一个具有安详的微笑着的眼睛的人，
一个沉默的人，微笑在他眉毛的安详的羽翼下，飞翔的极致（用他那不动的睫毛的船舷，取道欺诈的大海的路，他返回到他曾见过的事物上……用他那不动的睫毛的船舷
他给我们不止一个关于岛屿的许诺，
有如他对一个更年轻的人说："你将看见！"
而这就是他，和船长一起，领会了。）

4

苍天！我们的动物拥挤着发出一声叫喊！
我醒着，梦着安尼柏黝黑的果实在它多疣的截短了的荚斗里……确是如此！蟹吃光了整整一株软果树。另一株树伤痕累累，过去，它的树干上常开着多汁的花。而另一株，你不能用手触摸它，如同你触摸木头，它不会下雨般落下那些苍蝇和颜色来！……蚂蚁朝着两个方向跑着，妇女们在开花的枫树丛中自个儿笑着，那

些基部黑紫的黄花是供有角的动物下痢用的。……性器闻着是香的。汗水为它自己开辟出一条凉凉的路，一个孤单的男人会把他的鼻子埋进他胳臂的皱褶中。那些河岸肿胀起来，在疯狂地举行婚礼的昆虫的夹层下崩毁了。船桨在划桨者手中发芽。钩端的一只活狗是钓取鲨鱼最好的诱饵。……

我醒着，梦着安尼柏黝黑的果实；梦着叶腋下的一束束花朵。……

5

……现在这些平静的水像牛奶一样，

一切都倾注在清晨的柔和的虚空中。

甲板在前一天洗刷过，用的水同梦中黎明的混合物相似，描述着美妙的天空。而白昼的令人喜爱的童年，穿过卷起的遮帘的格子，降落到我的歌上。

童年，我的爱，它只是那样的吗？……

童年，我的爱……这眼的双环和爱的舒适……

它是那么平静而又那么冷淡，

它又是那么绵绵不断，

它在那儿是陌生，被一双手联结于

白昼的体贴……

童年，我的爱！除了给与，什么也不做。……那时，我说起过它吗？我甚至不想动一动

这些衣服，在绝望中，在清晨的绿色的虚空中。……那时，我谈起过它吗？我们只须被利用

像一根旧绳子。……而那颗心，而那颗心，在那儿！让它在甲板上拖来拖去，比一条旧拖把更卑贱，更杂乱，和
更破烂……

6

轮到另一些走上甲板了，
我仍然请求他们不要扬帆……但是至于那盏灯，你最好把它熄掉。……
童年，我的爱！这是清晨，这是那些
温存的在乞求的事物，有如歌中的恨，
温存有如在唇上颤动着的羞涩，从侧面说出的事物，
啊温存，和那在乞求着的，有如男性最温存的声音，
如果他同意向女人的屈从弯下他沙哑的灵魂……
现在我问你：这不是清晨……轻松的呼吸
和白昼的挑衅的童年，温存如歌，把眼睛都拉长了吗？

18

现在离开我吧，我要独自走去。
我将向前走去，因为我忙着呢：一只昆虫等着我去商量，我欢欣于
那有许多小眼的复眼：多棱的，意外的，有如丝柏的果实。
否则，我跟那些有着青色纹理的石头有一个同盟：而你也离开我吧，

坐着，在我的双膝的友谊中。

(1911年)

(长诗选译)

远　　征

世界的进程就是这样，对此，我只能说好。—— 城市的建立。石块和青铜。黎明时荆棘的火焰。

裸赤了这些巨大的

绿色的石块，油光光的像教堂的和公共厕所的基石，

而那海上的船员，我们的烟可以飘到他那儿，他看见大地已经根本改变了面孔（从海上即可望见烧草肥田，和山区的引水工程）。

于是在清晨在一个神圣的名字的唇音中建立了、安置了这个城市。营地从山上撤消了！而我们这些在那儿在木廊中的人，

在新奇的世界里洗头赤脚，

我们凭什么嘲笑，我们凭什么，处在我们的地位，嘲笑姑娘们和母驴们登岸？

自从黎明以来，关于这些扬帆航行的人有什么可说的呢？—— 粮食到了！……而那些船只，比天国白孔雀下面的伊利翁[1] 更高，越过沙洲，停留

① 伊利翁（Ilion），特洛伊城的别名。

在这死水中，那儿漂浮着一只死驴。(我们必须决定这条茫然的苍白的河流的命运，它的颜色像被压出液汁来的蝗虫的颜色。)

在那边岸上新升起的巨大的喧哗中，铁匠是他们的炉火的主人！鞭子的噼啪声在那些新的街道上卸下成车成车的尚未出世的罪恶。啊，母骡，我们在铜剑的写真下！四颗倔强的、和拳头联结在一起的头颅，构成一个活的花序，衬托着蓝天，庇护所的创建者们在树下聚会，探讨他们对选择场地的看法。他们使我懂得了建筑物的意义和目的：正面要装饰，背面要掩藏；红土走廊，黑石门厅，影明水净的地方设置藏书室；阴凉的地方放置药剂师的物品。于是银行家们来了，吹嘘着他们的钥匙。而在大街上已经有一个人独自唱歌，他是那些在前额上画上他们的上帝的密码的人们中的一个。(在这个空旷的垃圾区，昆虫的嘈叫声不停地响着)……这不是向你讲述我们和彼岸的人们之间联合的场合；水在羊皮袋里，为港口工程提供骑兵和亲王们的费用是用鱼通货支付的。(一个孩子因猴子死去而悲痛——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却给了我们一只放在玫瑰色缎鞋里的鹌鹑。)

寂寞！一只巨大的海鸟产下蓝色的卵，而在清晨海湾的树叶间缀满了金色的柠檬！——这是在昨天！鸟儿已飞走了！

明天，节日和喧哗，栽上苹果树的街道，而在清晨，清洁工人运走大片的枯棕榈叶，巨大的翅翼的断片，……明天节日，

码头官员们的选举，郊区的练习，在温和的风暴酝酿期，

黄色的城市，戴着阴影的头盔，窗子上悬挂着女孩们的裤衩。

在第三个朔望日，那些在山顶警戒的人叠起了他们的帐篷。一个女人的身体在沙地焚烧着。一个男人走向荒漠的门槛——他的父亲的职业是推销香水瓶子的商人。

（1922年）

（长诗选译）

雨

我们的道路数不胜数，我们的羁所飘泊不定，就这样畅饮神圣，那它们的唇就是粘土。你，在早晨的母水中洗涤死者的妇女——大地丛生着战争的荆棘——也清洗那些活人们的面孔吧。洗吧雨呵！洗涤强暴者们忧愁的面孔，洗涤强暴者们甜密的面孔吧，因为他们的道路是狭窄的，他们的寓所朝不保夕。

雨呵，洗吧！洗涤那强者筑起的石坛，那些没被人类的酒浆灌醉的人，那些没被泪与梦的趣味玷污的人，那些没有在白骨森林的军号声中将自己除名的人，在他们的力量庇护下，端坐在大桌子前，在为强者筑起的石坛上。

洗去头脑中的怀疑和步履上的审慎，洗去怀疑和步入幻界的稳重。雨啊，洗吧！洗去善人们眼里的阴翳，洗去深思熟虑者眼里的狭隘，洗去趣味高雅者的有色眼镜，洗去风度翩翩者眼里的轻狂，洗去德高望重者眼里的成见，洗去有才

能者眼里的轻蔑，洗去大师和资助者眼前的鳞片，洗去正人君子和显贵们的眼翳，……洗去持重谨慎者的鼠目寸光。

洗吧，洗去伟大的说情者心中的好意，洗去伟大的教育者额上的道貌岸然，洗去公众嘴边话语的污秽。雨呵，洗吧，洗净法官和官僚们的手，洗净产婆和给死者裹尸布的妇女的手，洗净那些残废或盲人的精美的手，洗净那些满脑子操纵权柄的梦想者的下流的手……把它们的污浊连同那些伟大的说情者和教育者的赞许一起冲走。

洗吧，洗净那回忆的高桌上人民的历史：洗净官方的巨本的年鉴，洗净教会的编年史，洗净科学院的公报。洗净圣旨和宪章，洗净第三世界的备忘录，洗净那些盟约和联合协议，和联邦的伟大行动，雨呵，洗吧，洗吧！洗净一切牛皮纸羊皮纸的文件，洗净收容院和麻疯病院的墙壁的颜色，洗净旧象牙和骡子的老牙上的颜色……！雨呵，洗吧，洗吧！洗净所有回忆的高桌。

雨呵，洗净人们心灵中美妙的言词，最美的格言，最美的段落，最讲究的句子，最佳的篇章。洗吧，洗吧，洗净人们心灵中，对赞歌和哀歌的嗜好，洗净他们对田园诗和回旋诗的偏爱，洗净他们表达的伟大幸福，洗净简洁典雅文体的盐和矫揉文体的蜜，洗吧，洗吧，洗净梦想之床和知解之褥，在没有拒绝的人的心灵中，在没有厌烦的人的心灵中，雨呵，洗呵，洗吧！洗净人的最美的赠礼……在那些具有写出伟大的理性著作的最佳才能具有者的心中冲洗。

（长诗选译）

雪

于是降雪了，首批别离的阵雪，落到梦幻和现实交织的巨幅布帛上：有记忆的人们忘却了种种苦楚，我们双鬓唯有床单的清香。这是大清早，盐灰的曙色笼罩，约莫早于六点钟光景，犹如客次于一个临时的港口，一处恩赐的避难所：在这里，散落着串串静谧的伟大颂歌。

这一通宵，不知不觉，鹅毛雪片纷扬不息，那座座摩天大厦—— 被萤火虫剔透的浮石，高高地把无数心灵的遗恨和重荷，不停地增长，而且将所负的重载卓尔忘怀。唯独那些昆虫，略知其中底细，不过它们的记性恍惚，讲述的又很怪诞。心灵对这些非凡事物所起的影响，我们也无从知晓。

谁也不曾诧异，谁也不曾察觉，这丝绒般的时刻，这轻脆，细琐之极的东西首次掠过，触及那高丛的石面，好像睫毛一睒。在青铜的覆盖和铬钢的射角上，在哑然的瓷砾和厚大的玻璃瓦上，在黑大理石的骑雕的和白金属的马刺上，都一一落上了阵雪，没有任何人惊动，也没有人玷污，这气息初凝的水汽。

恰似一柄刚出鞘的宝剑乍现的一颤……雪在下，看呀，我们来说说它的奇妙吧！静悄的黎明周身丰羽，像只传奇的巨袅，一任精气吹拂，鼓起它那白色大丽菊的形体。奇景和欢

乐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让我们朝那露天茶座的门面一一致候吧，恰是旧年夏天，那位建筑师在那儿指给我们看过夜鹰下的好些卵。

(1944 年)

(长诗选译)

航 海 标 志

而你们，大海，在更广漠的梦境中朗读，你们将在黄昏时分，在广场纪念碑和铜制葡萄藤饰成的城市讲坛之间舍弃我们吗？

噢人群，更为壮盛，我们的观众在不曾衰微的时代斜坡上：大海，浩瀚而碧澄有如人类东方的晨曦，

大海，在庆典中的程序俨如岩石的颂诗：边地的人们祭奠前夕的喃喃，高地人们祭日的狂欢—— 大海本身就是我们的不眠之夜，如同一则上帝的敕谕……

玫瑰的送葬气息不再侵袭墓地的栏栅，棕榈树生机勃发的时刻不再使异乡人心灵缄默……苦涩吗？活人的双唇是否如此？

我见过伟大的节日事物朝海上的火光微笑：我们梦境中庆典的大海，宛如绿草的复活节，宛如我们正在庆祝的祭日。

整个大海在白云的饲鹰场下，局限于疆界内庆祝，宛如免税之域，宛如世袭之地，宛如野草做赌注的穷乡僻壤……

噢微风，淹没我的诞生吧！而我的嗜好则刚溺毙于比瞳孔更大的溪谷！南方的标枪在喜悦的门前颤栗。虚空的鼓声

匿伏于光的笛音。每一部分海洋都以它的重量倾压枯死的玫瑰。

诗用来伴奏海的光荣的吟诵过程。诗用来协助海的周围的进行曲。这是一支不曾唱过的海的歌。

诗用来缓和航海途中守夜的兴奋。诗用来使我们的守夜在大海欢悦时，更为痛快。这是不曾梦过的海上梦幻，是大海为我们而梦的：大海，摇晃我们，直到它那深渊的荆棘丛，大海，是我们，摇晃它那伟大的光的时刻，及伟大的黑暗痕迹——所有的放肆，所有的诞生，所有的悔悟，大海！大海！都在大海的汹涌中，泡沫的汇聚中，乳液的天赋智慧中。啊！都在母亲的神圣兴奋中——那群圣女！那群圣女——大海本身所有的泡沫，俨然是持花的女巫，端坐在铁椅之上……

然而，我品赏此诗已如此之久，我完全被这首伟大的诗篇侵袭、包围、震慑了：当它泛滥时，我驯服了，仿佛午夜的摸索，当大海的脉搏轻轻地拉扯我们的绳索与船缆时，梦中的大水缓缓升高。

因此，大海在它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波涛起伏中走向我们——整个大海，挟其海的屈辱，以单一部分及单一侧面走向我们！仿佛新奇语言的一群人走向我们，通过它的青铜桌子的最高命令。

我们仿佛奔赴约定的梦境，位于承载祭品与角兽的红土高原的斜坡上，我们仿佛踩在用葡萄藤与香料装饰，正面如同缀着流苏与丝带的公羊祭品的红土上，我们看到我们梦境的另一面在远方升起：水平线上的神圣事物，陌生的大海，在那儿守望着异域的不眠之夜——怪异、不相容、永不能匹配

的异域—— 无足迹的大海跌入迷惑的陷阱。

噢大海 !在已诞生的人类与他们的橡树国度之间, 你, 力量与耕犁的大海，散发磷质与女性子宫香气的大海，在诱拐的鞭子挥动声中！紧握住心灵最美丽的行动的灯火的大海！

“欢乐, 引导我走在整个大海的旅程之上 ; 每一阵短暂清醒的微风吹佛，仿佛穿上双翼衣饰的鸟儿……我前往双翼之路, 那里忧伤的只不过是羽翼而已……美丽的故乡再次征服, 自从童年起就再没有看见美丽的王土，而它的防御编入我的歌中。命令，哦吹笛人，行动，依旧是只把喜悦之剑放在我们手中的爱情感激 !”

(1957 年)

(长诗选译)

《喜庆童年》集

Ⅰ

棕榈……！

那时替你用绿叶水洗澡：绿色阳光染透了海水，你母亲的女佣们，尽是些闪亮的大姑娘，她们在你身边移动温暖的双腿，而你在哆嗦……

(我说的是早年盛世, 那时, 周围衣裙簇拥, 光明普照着领地。)

棕榈！还有苍老的根藤
那份温馨……！那片土地

唯愿更加欲隐欲现，苍穹更加深邃，

那时的树木参天，厌倦了朦胧的构想，而编结着纠葛不清的盟约……

（我庄重地做过这场梦：安稳地停歇在若狂的风帆之间。）

那些攀高的

弯曲的根藤喜庆

奇妙的通道条条畅通，拱顶和神殿的创设。

于是光明，使万物滋长的丰功更加纯洁，缔造着这白炽的王国，我曾经导往那儿的兴许是一个没有影子的身躯……

（我说的是早年盛世，昔日，周围簇拥着男人们和他们的姑娘，他们咀嚼着那样的叶片。）

那时，男人们

话语有多庄重，妇女们手臂有多悠闲；

那时，大牲畜默然，如同我们，同是以根藤为食，简直叫养尊处优；

而且它们的眼睛更喜欢久久地向着阴影更浓处张望……

（我做过这场梦，消耗了我们又杳无踪痕。）

V

……啊！我有理由赞扬！

我的额头，黄肤色的手捂过，

我的脑门，你可记得曾盗汗？

可记得因发烧而不眠的子夜，以及水罐子那种气味？

可还记得清早水湾上自舞的青幽曙光的花朵

和那正午的钟声，它恰恰盖住蚊蚋同多彩的大海射出箭镞的声息……？

啊，我有理由！啊，我有理由赞扬！

泊在码头放送乐曲的那些海轮。那多处的苏木岬角；那些正开裂的椰子……但是那些停泊放送音乐的轮船后来又如何了呢？

棕榈……！那时

一片大海，容易轻信又为隐约的远航困扰，层浪迭起，如同座座果园上空的天穹，

洋溢着金色海产，紫鱼和飞鸟。

那时，更为宜人的阵阵芳香，飘自最华美的林梢。

扩散着陈年的气息，

又经过我父亲园子里月桂的独特熏陶—— 啊，虚幻！

一个为金甲玉鳞所荣耀的世界，困惑到发狂的地步了。

（……啊，我有理由赞扬，啊，华贵的传说，啊，丰盛的宴席！）

（长诗选译）

往　　事

II

耄耋之年，您向来说谎言：前程是火炭而非灰烬……面颜红热，心气高远，我们尚以何等的激昂在路上疾驰？以年所计之时绝非我们余日的尺度。我们与微笑和低劣无缘。对于我们，神授的湍流已至最后一次涡旋……

耄耋之年，我们来了，走在无边沿的道路上。所有的脖颈上方长鞭劈啪！空中高声吆喝！加之那巨风向我们迎面而来，迫人折腰俯向岩石，犹如步犁俯向耕地。

晚神的翅膀啊，我们将追随您向前……在重重玄武岩、玄纹石间张大眼睛！那人之声在大地上，那人之手在岩石间，并雕琢一头属于他晚年的雄鹰。然而上帝对日限缄默，我们的生命之河绝非辽阔亦非久长。

啊，戴着象牙护手甲的死神，你徒然徜徉于尸骨铺就的崎岖小径，因为我们的道路要远得多。雇来护侍我们、生活在我们檐下，以尸骨为衣的武士，今晚将在道路的转折处溜逃。

有待言明：今日我们生活于死神之城以外，而且将借死而永生。奔腾于骸骨成堆之地的战马纷纷远去，口中依然喷着地上洋苏草的清香。西贝尔女神① 的石榴依然将她的鲜血染在我们的女性的口唇上。

我们的王国在黄昏之前—— 一个世纪走向其顶峰的辉煌光采；我们不要那里的最高审判席，也不要光荣的战场，只要那撒展在一座座山坡上的无数彩织，它们将迭迭层层金黄的光芒，舒缓起伏向前铺开。是黄昏的乞者将它们从远方携至，有如帝国的绫缎和部落的野蚕丝。

在那道无师的方程式下我们已受够了指使，……你们，我们伟大的父兄们，穿着僵硬的衣袍，携着岩石的浩瀚卷帙，沿着不朽的梯栏而下，我们见到你们的嘴唇在黄昏的光明中翕动：你们不曾吐露话语，使之传来伴随我们前进。

为女性的杰作临盆而在海岸徘徊起舞的蛱蝶啊，还有多少其他的新生待您的灯光去照明！盲眼的上帝在盐和黑色岩石—— 星曜石或菊花石中闪耀光芒。而生命之轮在我们的手中转动，就像在阿兹代克② 时代的石鼓上那样。

Ⅷ

……耄耋之年，我们来了—— 以大丈夫的步履向着归宿。

① 西方神话中的大地与动物女神，又是自然力的化身。
② 墨西哥古代民族，有着灿烂的文明。

向仓禀储存已足，应是清扬秕谷和收场的时刻。

明日，将有偷窃作物的风暴，还有电闪来显身手……上天的神杖降临将旨意写在地面上。结下和平之盟。

啊！但愿英才崛起，参天巨树林立于大地，如同崇高的灵魂荟萃，给我们以教诲……愿夜的峻色，连同它柔情的坦露，笼罩在薰衣草闪映的道路上，路上的岩石滚荡……

在粘缀着琥珀的最高枝上，那张最高的叶片，在象牙的细茎尖，半合半展着簌簇摆动。

在它们电闪阵阵的园中，我们的行动渐渐远隐……

自有后人，在层迭的页岩和熔岩上建设。自有后人，在城镇竖起一座座云纹石雕象。

已经有更艰险的伟业在为我们歌唱。道路已被新的手开辟，火炬从一个高峰举向另一个高峰……

这里绝非闺房的女红之歌，亦非守夜之歌—— 又称匈牙利王后之歌，在用祖传的古老长剑那锈蚀的刃口将红玉米脱粒时歌唱。

而是更庄严的歌声，一支别的利剑之歌，犹如战歌，高

年之歌，主宰者之歌，黄昏唯一的歌声，面对壁炉寻觅着自己的道路。

—— 面对心灵的自豪，是在纯青巨剑中成长的灵魂的自豪。

我们的思想在深夜已经奋起,如若巨大帐篷中的牧人,在黎明之前，左肩上扛着马鞍，迎着透红的天空迈进。

这些是我们留下的地方，我们的围墙脚下堆放着土地的果实，我们的蓄水池里贮满来自天上的水，沙地上安放着巨大的斑岩石磨盘。

奠祭之品，啊夜晚，该向何处奉献？表彰之词，又向何人致诵？……我们伸出臂膀，双手高高奉上这颗人的心，宛若一只茸翅初生的鸟雏。这颗心如今已沉入黑暗之中，它曾经充满渴望，充满热焰，充满从未吐露的丰富的爱……

请听，啊夜晚，在荒凉的修道院中，在阒静的拱门下，在神圣的废墟中和古老的白蚁冢尘屑上，纯洁无疵的灵魂那庄严的步履。

仿佛一尊巨兽踯躅在青铜的路板上。

耄耋之年，我们来了。请以人的心为衡度吧。

【评析】

《赞歌》是佩斯的成名作，也是最早显示佩斯独特风格的一部诗集。法国评论家兼诗人阿兰·波斯认为，《赞歌》的“诗意在引发奇妙”，它“不是为了催人泪下，而是用精神感动读者”。它就像舒缓跌宕的流水，清波一般，洗濯着读者的柔思与情怀。例如第5首“现在这些平静的水像牛奶一样……”，它是对童年的一种甜蜜的回忆，显示了后期象征派的某种格调。在一种如花似水的迷离恍惚中，闪烁着诗人横溢的才华。诗人向不胜眷恋的童年告别，步入真正的人生；然而童年又是奇幻的旅舍，他在人生跋涉中感到疲惫时，又借着梦幻的羽翼飞进温馨的旅舍休憩。

《雨》有九个诗章，这里选择第七章。长诗发表后，美国诗人艾肯（1889—1973）在《雨中的诗歌创造》一文中称赞它是“本世纪最美的诗章之一”。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将内在的澎湃激情与大雨滂沱的天然喧闹糅合起来，用雨脚似的连祷文的形式写成诗。它不仅创造了宏丽、开阔的视觉意境，而且产生了独特的声响效果。诗中反复用“雨呵，洗吧”的句式，加强诗的抒情色彩，读起来有如雨点纷纷，洗涤、冲激着万物包括人们的灵魂的杂沓之声。在这奇特的形象与声音中，隐含着诗人对于人类命运与世界发展的思考。佩斯是一位善于将内心的感情节奏同大自然的节奏互相谐调起来的诗人，这首诗最能反映诗人的这一艺术特色与艺术魅力。

《航海标志》是佩斯的力作，他为这首长诗构思了七年。它最能代表佩斯的风格。诗人将大海称作“永恒的力的水库”，用大海象征性地表现人对自身完善的追求与超越。这首

长诗与他许多长诗一样。内在结构主要由意象、情感、理念三个层次的特质建构而成。第一项特质是无序次、无边框的意象叠加。他的诗歌犹如一幅没有边框的巨幅油画，我们仿佛看到，他正在把淋漓着阳光的色彩一层层地排叠上去，堆积如浮雕；一片片地延展开来，排踏如海浪。从而在深度与厚度两个方向上感受到他的色彩的重量。长诗以迷幻的海——“梦境”，信息的海——“阅读”，万头攒动的海——“人群”，人类的希望之海——“人类东方的晨曦”，不安躁动的海——“不眠之夜”，宗教情感加异域情调的期待与欢乐的海——“边地祭奠前夕的喃喃”与“高地人祭日的狂欢”等多重海的意象的混杂、融合、重叠为开头，把自然、人生、梦幻、宗教、过去、现在、未来都贯穿了起来。并辅以“广场纪念碑与铜制葡萄藤饰的城市讲坛”的装饰，加以“步履一似岩石”的反衬，可谓七彩纷呈，琳琅满目。诗的第二项特质是情感的自由组合。自然、人生、梦幻、宗教，古往今来形成了各自的海洋，融汇成宇宙的大海。诗人把隐含的哲理、情绪融入每一个章节，无尽地揭示着、唤醒着，这使他的向读者倾诉心灵的目的与个性的情感闪烁难辨。但细细地咀嚼这些诗句，人们仍可从摇曳不安的情感组合中，捉摸到诗人的基本情感是对大海的宏伟、浩博与原始生命力的仰慕颂赞。在景仰海的伟大时，诗人让温馨之梦与荆棘的渊薮并存，认“光的时刻”与“黑暗痕迹”共生，让“圣女”与“女巫”比照，以在情感的碰撞中增添光色。诗的第三特质是世界文化与习俗的无穷漫射。东印度群岛童年的骄阳，古中国的寺庙与沙漠，世界旅游的奇情异彩，生物、工业、法律、外交的

缜密知识与广博阅历和宗教意识的神秘光环，交织成佩斯光怪陆离而又不变其宗的底色。